

八

編

類

纂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桀伊令黃帝三百年  
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子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  
爲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  
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亾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歿，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歿，此又何稱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歿，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飛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謀使人及不效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卽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僂侯音真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番海島中止王  
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  
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旣用其翁張與奪  
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  
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  
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  
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  
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  
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上言闕下

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拜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  
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  
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  
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爲畔逆謀覺楚人伍被  
自請吏自發其本謀反蹤跡具安自剄死所與謀賓  
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  
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  
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樂  
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盡驚，旣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  
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虛，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恠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冀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顧獨言病不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時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歿，惜其方不盡見樂。

又出山來  
成以天主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  
決可塞、不<sub>實</sub>成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歿耳、子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  
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客禮禮  
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驗小方、方效、  
使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  
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克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齋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腕自言  
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醵音勑祀上帝鬼神  
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巳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爲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柱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莖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

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  
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曰大液池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陽臺井  
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  
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灰今有冢何也或  
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  
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  
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爲上言封禪者今不灰之名  
也秦始皇上泰山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卽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旣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



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惟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稱時愚惑爲方士所欺。治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緄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罍山於雁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虜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夫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  
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切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  
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用論成  
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  
奇其材得減死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  
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  
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  
費於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

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淖冰溺

晉灼曰上詐以藥

石投之水上水即清因

假爲神仙道使然也

化色五倉之術者

李奇曰身中有五色

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疾五倉存則不饑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

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

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

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

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

初并天下其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  
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  
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  
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挽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  
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轅侯師張宗之姦紛  
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  
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  
驗足以揆今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歿賀良等坐挾忠可  
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  
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黃帝未論  
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  
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  
經像時有然未宣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  
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  
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縑統詣相國  
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  
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  
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吉變言英謀爲  
逆下史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  
下嚮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  
及案獄吏阿附坐歿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  
烈矣乃其初豈遠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恠蕩而不正  
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  
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  
縣祀老子已更祀之于濯龍宮設文廟爲壇卽淳金  
卸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  
老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  
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艷婦極  
天下之麗甘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秦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咒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訛言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  
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  
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亾而是  
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  
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之百病而子魯因據漢  
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  
皆以無爲本與夏侯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  
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  
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  
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

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妙。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阮籍居母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汚塗。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請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也。衍深啣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寀。而游所獎拔。頗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詰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惑。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使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達。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頽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氏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歛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愼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交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

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閻人。自各。有道術。能僂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褻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惟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惟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通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  
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既  
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  
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  
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傅王  
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  
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  
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  
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歾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  
去而仙也實不歾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



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達遊能言玄衆彌留附遂破嶺  
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滅自思初  
入海所從虜男女戰歿及自溺并流離被戮者不可  
計至恩威乃始無遺餘會天竺僧佛圖澄來洛陽常服  
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  
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咒使物腹旁有一孔窒以絮  
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輒詣水旁從孔中引  
肺腑濯濯已內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  
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  
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

下助舉聳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  
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脇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  
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  
卽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  
昏爲愈耳後二日虎于宣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弑  
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  
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  
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  
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歿鳩摩羅什性早通  
黠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

晉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饑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歿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苾芻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卽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達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旣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實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麩爲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卽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賞詣寺贖已乃還  
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  
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  
起十二層浮圓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日不  
懌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  
晝殺人牧守貪黷卻使潁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  
大困浮屠屠戒無恪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都邑  
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叅軍郭祖深度帝不可  
勸諫與觀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  
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奸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  
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  
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  
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  
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  
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  
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  
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鷄犬聲、真  
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  
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

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哀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冀將來之福。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北  
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  
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口神地曰祇，人曰鬼。  
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  
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  
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  
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  
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億，乃其效  
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  
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人新卷第... 卷第...  
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  
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歿、壽、夭、有、命、自、  
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  
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  
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羗、戎、亂、  
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  
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  
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  
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  
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  
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  
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  
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  
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  
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  
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  
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  
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人

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  
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  
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  
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爲信蓋  
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  
時也時梁武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  
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卽位來造寺  
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  
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喻

莊文

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

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世之誦佛以求福利者

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

言懇切詳盡開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諸佛教所言無

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為禪家初

祖乃有北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

滅者矣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

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

遲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曰我心未

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

良久見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宗中

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

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如無貪、嗔、名、自性、戒卽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卽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卽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旣足以証誘愚俗、而五宗雲

布兩嶽為仰雲機鋒剗霍世高明士又籠罩其中無

布門法眼臨濟

能自脫者而佛教益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其深者至以為教弘周孔思深父母望望焉欲從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未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密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卽小有災厄終不能為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影信時器  
御教即前  
金可成河  
決可策之  
也

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為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晉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一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長史王玄策往使爲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甌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蘊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通也其言誑惑非可



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緊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死，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在普思。」

法當死，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上以爲尸解去，不歿。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上壽。會祿山亂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爲長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上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予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

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燐上言，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癸崩。穆宗卽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誅，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各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旣服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爲火射，廢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癸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

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歿三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歿刑部尚書李遜遜弟進皆歿曰我爲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簡謫吉州司馬愈自表還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

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  
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惟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  
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  
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  
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方譎潮州時頗  
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顛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  
理自不爲事勝物所侵亂及南還與晉衣爲別則知  
愈所爲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  
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

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  
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遊之詔在  
所驛致敦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不報而息元至  
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  
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  
而信僊方士趙歸真以法錄辛德裕曰敬宗時是嘗  
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  
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  
等平章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  
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

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詡欲去之於是遣御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病方士以爲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徐州王智興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聞所部以開壇度江者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疴危

者率多疾而轉相流，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率十  
戶僦一人往汲，汲者必亡，汲轉需於道，相欺怵滋甚。  
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古人  
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懿宗佞佛，  
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構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蔭  
上施，複坐四隅，立瑞鳥，脚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  
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  
剎絡，珠玉爲帳集，孔鵠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  
一剎舉者各數百人，香輿彩帳，相屬於道，比至天子  
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霑臆，糜國費不貲，無何，帝



入新集卷一  
三  
崩當是時、盧龍使劉總弑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  
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  
懺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且夜祈禳、幾免禍、又中自  
兼、憐憫祠場、乃安、居卧內、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乘  
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  
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  
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  
于寵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信之日、事  
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畋有郊用之、覘知之、謂之曰、今  
相國遣劍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

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首於階，爲格鬪聲，轟然久，乃聞然駢大怖起，蒲伏代張先生禱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彘血四灑爲信云。」於是駢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冥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修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其時用之等，謫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駢愈益喜，信事之，然二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

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  
俗累故不來駢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  
見者令沐浴齊戒已乃聽入入拜起纔竟輒引去詆  
之者輒歿故終已不聞已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  
神府軍將之因得軍由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  
守一皆誅歿人發其窟宅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在  
枯釘骨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浮屠法日  
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贅疣  
宋祖聞其惑可聞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渡江見之  
與談佛大柔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

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亾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  
信浮屠法苦生歿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  
配流邊遠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卽數十椽  
輒請名額自詡誑聞爲姦其詔州縣寺觀籍非舊  
著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  
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  
醮祭之說用超祓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  
達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  
乃謬爲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填服四海誇示戎  
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爲外夷觀咲賜信州道士張正

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  
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  
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  
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尊崇妖妄今日見老君  
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  
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  
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  
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恠將復建塔  
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  
先阜成其民自西郵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

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屬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襄亦言天降災不祇傲然且修之斯謂逆天事得寢祥符中天子借天書封禪以釋慙褒功固惑而方宋之隆上無失德恤民禮相大綱正而天下乂安其後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瘵在乃募用其事王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終蔽不解而至于亾王老志初爲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

所嘗緘書一通上之。啓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  
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詫以爲神言禍福巧中。然無  
何歿。上信以爲不歿。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  
洞隱書。落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  
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笞罵。去爲道士。往來淮泗間。丐  
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爲大言曰。天有九霄。惟  
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  
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  
百餘。今蔡京卽左元僊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  
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

上方雙貴妃心獨喜，以爲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福天下，託天神，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飮餐，若施錢然。靈素意忌前譖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爲宮觀，目佛爲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已軋毒殺之。已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歿。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



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  
沿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  
漢津成帝以爲僊去不灰卽鑄鼎所建寶成殿祀皇  
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晟侯初  
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爲度作樂故黃帝夏禹  
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衆異請以  
帝左手五指之節爲寸度五音之管樂旣成帝御大  
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  
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言樂  
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言方作

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  
指毋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  
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妖人  
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具法募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  
合者以充、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所以  
誅蚩尤也、爲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  
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  
爲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喪也、已虜騎薄城、急趣  
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

遠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當是時、蔡京  
下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僂、卞帥越州時、與  
僉判陳瑩中、權信、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權曰、斯  
近恠矣、公爲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詣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  
不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當是之  
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判師說、而淫於二  
氏、正公自涪歸、太息曰、今學者、胥而爲夷矣、惟游謝  
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爲人、明辨  
已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爲無善惡也、故無

忌憚。至於此時，有楊御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治歸過襄陽，畏在焉。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尊其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爲導，省臺院官及百司廡府郊迓，用迎佛威儀。既至，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出命印，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

子卽位降詔褒護章佩監絡明珠爲字以賜帝師死  
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餞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  
兩銀三倍之綺錦雜絲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  
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薰灼于四方楊璉  
真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  
興者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齧骼暴露及將相諸大  
臣塚百餘盡發而侵半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  
物金財無筭陵鑠番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  
墮輒毆之徒侶駢轅傳舍不能容節民間迫逐男汗  
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

言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  
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  
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爲福私其大奸獄祈脫死  
若薦賕買爵者又在濫無數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  
猶以爲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  
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早有僧用浮屠術  
斷臂禱雨者官爲起寺於龜山又誘民男女投淮水  
歿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歿者至十  
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  
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

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譁張者。誅數人。乃靖。明興。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顛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上親爲勒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濂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而。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中。修禪定。全真者。聽母私勸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

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卽揭  
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迂卽  
爲僞冒送有司誦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已  
又一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域  
其修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漢  
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  
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大  
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其  
徒違有戒行者領之毋淆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  
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毋佞立條章



民有做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籙者重治  
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皆  
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州  
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朝上曰  
天豈有師改號真人